

【李可染的世界】

北京画院 编

牧牛篇

臨風
聽雨



广西美术出版社

李可染的世界·牧牛篇

临风听蝉

北京画院 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李可染的世界·牧牛篇：临风听蝉 / 北京画院编.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494-0756-9

I. ①李… II. ①北… III. ①牛—翎毛走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0768号

李可染的世界·牧牛篇
临风听蝉

LI KERAN DE SHIJIE · MU NIU PIAN
LIN FENG TING CHAN

编者：北京画院
出版人：蓝小星
终审：黄宗湖
策划编辑：姚震西
责任编辑：杨 勇
责任校对：尚永红 肖丽新
审 读：林柳源
设计制作：北京锦绣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张志伟
出版发行：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
邮 编：530022
网 址：www.gxfinearts.com
印 制：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数：2000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 mm × 1194 mm 8开
印 张：32.5
书 号：ISBN 978-7-5494-0756-9 / J · 1713
定 价：780.00元







李可染的世界·牧牛篇

临风听蝉

北京画院 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可染的世界·牧牛篇：临风听蝉 / 北京画院编.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494-0756-9

I. ①李… II. ①北… III. ①牛—翎毛走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60768号

李可染的世界·牧牛篇
临风听蝉

LI KERAN DE SHIJIE · MU NIU PIAN
LIN FENG TING CHAN

编 者：北京画院
出 版 人：蓝小星
终 审：黄宗湖
策划编辑：姚震西
责任编辑：杨 勇
责任校对：尚永红 肖丽新
审 读：林柳源
设计制作：北京锦绣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张志伟
出版发行：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
邮 编：530022
网 址：www.gxfinearts.com
印 制：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数：2000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 mm × 1194 mm 8开
印 张：32.5
书 号：ISBN 978-7-5494-0756-9 / J · 1713
定 价：780.00元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邹佩珠 王明明

副主任 李小可

委 员 李 珠 李 庚 刘 莹 袁 武 李盈春

雷 波 宛少军 姚震西 吴洪亮 吕 晓

郑智威 海 洋

主 编 王明明

副主编 吕 晓

摄 影 王书灵

编 务 张 蕾 陈 倩 李 琼 周 蓉 孙嘉昌

前言

王明明

按李可染自己的说法，他画牛始于1942年在重庆乡间见到邻居家的水牛。据最新的研究，他可能20世纪30年代在家乡徐州便开始画牛，惜无作品存世。当时的牧牛图，可能是其在人物画创作中偶尔为之，而且都是古典牧牛题材的一种延续。40年代“开始”画牛，则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受到水牛勤劳、倔强、朴厚精神的感召，在得到郭沫若对其《牧牛图》的推崇和徐悲鸿对其技法的肯定之后，开始将牛作为自己重要的创作题材，终其一生不厌其烦地进行创作。其实这正是历代国画大家的特点，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李苦禅画鹰、黄胄画驴等，都是通过对一种动物的反复练习来提高技法，达到形神兼备、笔精墨妙的境界。李可染画牛的意义还在于他终生以牛为“师”，“师牛堂”是他最常用的堂号。他一直以牛的精神自勉，用牛一般坚韧苦学的精神默默耕耘于艺坛，终于成为一位开宗立派的山水画大师。牛的精神不仅是画家一生的追求，也是他本人精神气质的外化体现，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象征，正如郭沫若所言，李可染笔下的牛具有坚毅雄浑、无私拓大的中国气派。

本书汇集了珍藏在世界各地李可染各个时期的牧牛图，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其生命的尽头，尤其以80年代的作品居多。我们基本按创作年代进行编排，一些没有年款的作品也根据画风特点大致归入相应的时代。通过这种纵向的排列，读者可以体会李可染各个阶段对牛的精神的体会不断深入和笔墨技法不断提高精炼的过程，他的牧牛与山水、人物、书法是平行发展、共同成熟的。40年代，他以人物画创作为主，牧牛多以渡牛、归牧为题，牛的憨厚与牧童的天真形成鲜明的对比，传达出一种宁静闲适的古典气质；在技法上，常以草书笔法入画，运笔迅捷帅气，简练而不荒率；在造型上，追求水墨写意的效果，但尚未完全摆脱形的束缚，背景多寥寥几笔，点到为止。1947年拜齐白石为师后，体会到齐白石运笔之法，开始画得慢，晚年更是融书法篆隶笔意于勾画点染之中，画风沉雄浑朴。题材上也多有开拓：除了表现乡间宁静生活的《归牧图》、《暮韵图》等，还多次描绘赞美牛的精神品质的《孺子牛》、《五牛图》、《九牛图》，表现牧牛倔强性格的《犟牛图》，甚至在《斗牛图》中表现公牛动怒角力时的野性，充满张力。其笔下的牧牛造型各异，笔法多变。随着其山水画风的成熟，其牧牛图也增加了丰富的背景，共同营造富有诗意的境界：如层层深厚的积墨表现的榕荫古木、盘虬荫翳的苍松、满目苍翠的群山、漫天飞舞的黄叶、灿如红霞的春花，或恬静抒情回味悠长，或醇厚朴重寄予深情；“临风听蝉”、“秋风红雨”、“牧童弄笛”、“春花如霞”成为其独特的艺术符号与意象。李可染的牧牛图，有的像一首隽永的诗，让身处喧嚣都市的人们重新找回乡间的宁静，有的以浑穆拙厚的笔墨塑造出脚踏实地、足不踏空的水牛形象，画中反复题写郭沫若的《水牛赞》，更是对无私奉献的“孺子牛”精神的讴歌。作为一位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在山水画创作之余进行牧牛图的创作，不仅缘于心中的情结，其牧牛图创作也对其山水画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可染的牧牛图经过了一个从忠实于形象的真实，到不拘于形似的过程，不断地提炼概括，简化不必要的细节。他晚年的山水制作过程看似复杂，但呈现出的效果却非常简约，这无疑是他平时不断练习书法与画牛的结果。

李可染的牧牛图有些被认为是应酬之作，这类作品近几年常出现在拍卖市场中。其实，一位成熟的画家在市场流通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是代表作，如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井冈山》等，这类作品极少，尺幅特殊，均为精品力作，往往能拍出天价。其二，也是占多数的，是代表其风格和水准的作品。其三，送朋友或某些应酬的作品和小品。凡是大家，这三方面的作品都是完备的，它们不仅是一位画家创作的完整组成，也能满足了不同层面和收藏家的需要。李可染就符合这个

规律，他的牧牛图有部分的确属于第三类，是应朋友之请而作，但这些所谓的“应酬画”并不应付，都是画家精心而作，从不草草了事，从中可以看出画家艰苦的创作过程和严谨的态度，每件作品细细品味都有其不同的特点。这对于当今的画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2012年11月18日于潜心斋

寄 情

李小可

“寄情”、“师牛堂”是父亲常用的二方印章，“师牛堂”也是他晚年的画室堂号，这里面蕴含着父亲画牛两种心境。“寄情”表达了他生命和艺术中始终保持的淳朴浪漫的天性，还有对田园乡土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境界的向往；“师牛”则成为父亲经历的时代沧桑及艺术实践过程中所敬畏和坚持的一种精神。“牛”成为他绘画的重要内容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四川重庆沙坪坝，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父亲住的农舍与牛棚相邻，国难与窗外蜀中水牛早出晚归的田园风景强烈对比，更增添了他对乡土的热爱、对和平的期盼，父亲开始大量画牛。郭沫若曾为父亲的作品撰写了《水牛赞》，牛被誉为“国兽”，象征着坚持抗争的民族精神。鲁迅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父亲所制“孺子牛”印章也是他最常使用的，尤其在赠送友人的作品上也多题“俯首甘为孺子牛”并加盖此印，“孺子牛”表达了他愿为真善美俯首的人生态度。画牛已成为父亲心性与人情的宣泄，也是对精神象征的寄托。

父亲晚年多次画的题材《五牛图》中题有“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农而安而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犷，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倦写之”，其中“足不踏空”正是他的人生观与艺术态度的写照，与“实者慧”一样成为他人人生感悟的铭志。父亲画牛更多是表现他纯真浪漫带有幽默的天性。他早期画牛以线为主，潇洒、写意，表现牧童嬉水、牧童戏鸟等题材，如田园牧歌，充满了文人气息。父亲拜齐白石为师后，在老人身边深深感悟到笔墨表现的真谛，老师敏感而大胆地抓住生活中的新鲜感受，以特殊的笔墨表现其韵味。白石老人艺术的创造性给了父亲很多启示，在父亲画的牛里可以看到他从老师画的虾、蟹中吸收到简洁笔墨的韵味，画牛的意境绝不简单承袭古人，而是把更个人化的新鲜感受汇集到画面中。

牛的题材虽有单一性，可父亲总会出其不意地表现出不同境界与看点：他巧妙画出春柳下牧童骑牛于水中畅行，以焦墨表现带有幽默和自喻的《犇牛》；《暮韵图》他抓住盛夏时分，浓荫树下，牧童甩掉鞋子，躺靠在树干吹笛，牛伴着笛声酣睡，一片和谐惬意场景；《秋风吹下红雨来》描绘的是秋天落叶中牧童在牛背上追逐被秋风吹远的草帽，画面灿烂生动；80年代创作的《林茂鸟竞归》描写的是牧童在归途仰看成群的乌鸦盘旋着要回到浓郁的树林里栖息的情景，寓意祖国的强大将会吸引大批海外学子归来。他在抓住题材、内容丰富性的同时不断锤炼笔墨表现的单纯性、整体性、书写性、写意性，以增强画的感染力。

传统有“翰墨缘”之说，画牛也成为父亲与友人交往的纽带。记得父亲老友力群的儿子郝明要赴香港求职，临走时来家里告别，父亲为他画了一幅牛，郝明希望为他题上款，父亲说：“不要了吧，万一哪天有困难要卖没上款更容易。”1972年，著名旅美记者赵浩生在离开祖国多年后重返家乡，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回国的起因：“去国20多年后，是一部电影和一张画，撩起压在我心底的无限乡思。这部电影是1971年夏我在巴黎观看的有关报道河南林县修水利的《红旗渠》纪录片，这幅画是1972年我在香港买的李可染的《牧牛图》。”赵浩生回国后做了《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的深度采访，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这件事也使人感到水墨寄情的力量。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科研成果“核子对撞产生新的能量”，他希望我的父亲能用中国画加以表现，父亲为他画了斗牛，题“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李政道十分欣喜，感到我的父亲将无法看见又难以表达的物理现象用单纯生动的艺术形象智慧地表现出来，这一合作让科学家与艺术家深深结缘在一起。

今年以“临风听蝉”为题，举办李可染画牛的专题展，老友黄顺民带来父亲为他画的一幅册页参展，当我看到画中简洁空灵的牛与牧童时，几乎掉下泪来，仿佛又见到了父亲，同时“炉火纯青”四个字从心中涌出，我想“炉火纯青”作品的背后必然凝聚着艺术家呕心沥血的艰辛探寻与真情。

崇其性 爱其形

——李可染画牛

李 松

悲鸿画马，白石画虾，可染画牛，苦禅画鹰，黄胄画驴，都成为时代的印迹，深深镌刻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

李可染在《自传提纲》中说：他在1942年居住在重庆金刚坡下农民家里之时，“开始画水墨山水和水牛”。

这“开始”二字，不是很确切：

1993年7月李可染纪念展于台北举行时，李可染的同乡、老学生田辛农在艺专老校友聚会时回忆说：1936年，李可染在徐州民众教育馆任教育股总干事兼绘画研究会指导员时，曾送给他一幅《春牧图》，是田辛农在旁边看着老师画的，画在很大的西湖宣纸上，以简单的几笔画出水牛和牧童的形象。田辛农很珍爱这幅画，一直保存在身边，抗日战争以后，到南京，又去台湾，后来被别人骗去了。

不过，说是在重庆时“开始”也不无道理，因为此时此刻画家的心境与早先在徐州时期又大不相同。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到旧历年底，侵略者炮火逼近徐州，李可染携带四妹李晚束装上路，由陇海路到西安，次岁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美术工场，投身到抗敌救亡洪流，画大幅布画参加保卫大武汉。之后又经长沙、湘潭、桂林、贵阳，最后到达重庆，一路战火不熄，眼看大好城市一个个陷落，难胞宛转沟壑，李可染带着一腔怒火，和力扬一道在街头巷尾留下一幅幅大壁画，呼唤民众奋起保卫祖国，不做“顺民”，不做汉奸，要做抗敌建国的英雄，他还用漫画武器揭发日本兽兵杀人比赛的罪行。到重庆后，他经历了日寇飞机大轰炸，又从同乡那里获知妻子苏娥病死于上海，家中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国难家仇激荡于心。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心境中，他在重庆金刚坡下农家近距离地接触到牛之时，别是一番感受漾起心头：“我的一间住房就在牛棚隔壁，那里一头大青牛，我清早起床刷牙，便看见它，晚上它喘气、吃草、蹭痒、啃蹄，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由此而联想到“牛数千年来是农业功臣，一生辛劳，死后皮毛骨肉无一废物。鲁迅先生曾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联语，并把自己比作牛，郭老曾写过一篇《水牛赞》，并说牛应该称为‘国兽’，我自己也喜爱（应该说是崇拜）牛的形象和精神，因而使用水墨画起牛来。”

与以往不同，他此刻是从牛的习性中体悟到自己所向往的那种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气魄。

他在1985年所作的《五牛图》中题道：

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农而安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倦写之。

这就是李可染笔下的牛，也是他心中的牛，他喜爱牛，乃至以“师牛堂”作为画室之名。

可以作为参照的是郭沫若1942年5月所作的《水牛赞》，李可染1985年把它的主要部分笔录在画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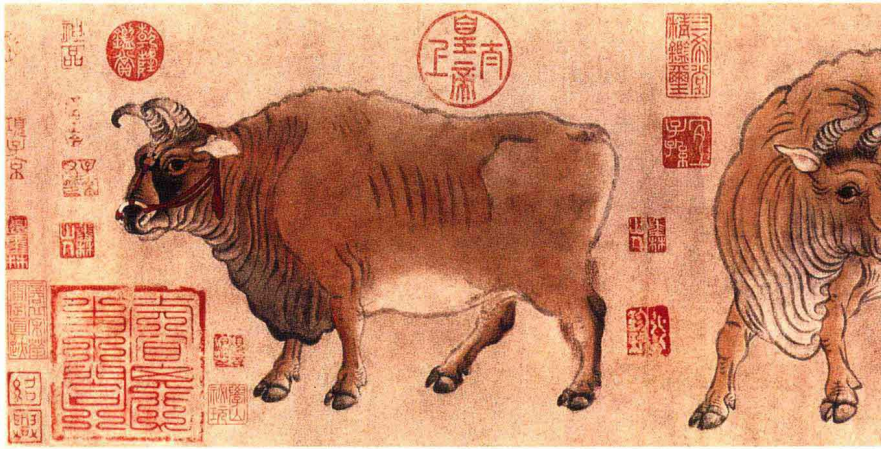
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



牛首纹卣 商代后期



牛尊 商代后期



你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坚毅、雄浑、无私，
 拓大、悠闲、和蔼，
 任是怎样辛劳，你都能够忍耐，
 你可头也不抬，气也不喘。
 你角大如虹，腹大如海，
 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
 你于人有功，于物无害，
 耕载终生，还要受人宰。
 筋肉肺肝供人炙脍，
 皮骨蹄牙供人穿戴。
 活也牺牲，死也牺牲，
 死活为了人民，你毫无怨艾。
 你这和平劳动的象征，
 你这献身精神的大块。
 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

郭沫若誉牛是中国国兽，兽中泰斗。

中外文学艺术史上，没有见过对牛如此高的评价。它出现在风雨飘摇、国难危殆的年月毫不奇怪，正是当年文学家、艺术家相通的感受，铸就了李可染笔下的水牛形象。

而画家、欣赏者也是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心心相印，共同完成了这一光照艺术史册的形象创造。

李可染笔下的牛是写实与写意的交融，是写情与言志的统一，写牛，也是写人，写画家自己。

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牛是人类最重要的动物朋友，生产劳动的得力助手。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下游已开始饲养水牛，而北方则饲养黄牛。

古人心目中，牛有神性，可以通灵。牛为五牲之首，商周时期，祭祀活动的最高规格是以牛、羊、豕合祭，称为太牢。在商周青铜器上无所不在的饕餮纹（兽面纹）是以牛为主要生活原型的。尊贵的青铜礼器中酒器类有形象写实的牛尊，以及羊尊、马尊，还有硕大的犀牛尊。商周玉器中也有很多牛形玉饰。

牛也被拿来为星辰命名，二十八宿之中的玄武七宿之一的牵牛星，与天琴座的织女星，在中国民间演绎为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跨越千载，流传至今。

牛，很早就进入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中，唐宋时期，出现擅长画牛的画家群体。

在早期的山水画中就出现了牛羊等动物形象。晋代长于画牛的有史道硕。梁代，学张僧繇画法的范长寿“能知风俗好尚，作田家景候人物，皆极其情。其间室庐放牧之所在，牛羊鸡犬，齧草饮水，动作态度，生意具焉”（《宣和画谱》卷一）。梁代画家画牛表现出了齧草饮水的动作，体现出了任重致远的意态。沿此发展，唐宋画家作出了更大的开拓。